

SINO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Vol. 1)

何亚非 主 编
张禹东 庄国土 副主编

中外关系评论

(第1期)

尚会鹏

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

檀有志

网络空间立法：外国实践与中国路径

李永隆 高世明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捕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之研析

高 鹏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中国与印尼合作

胡 波

中美如何在南海维系和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外关系评论

(第1期)

SINO FOREIGN RELATIONS
R E V I E W (V o l . 1)

何亚非 主 编

张禹东 庄国土 副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关系评论. 第1期 / 何亚非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97-9075-5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6555号

中外关系评论(第1期)

主 编 / 何亚非

副 主 编 / 张禹东 庄国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维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41千字

版 次 /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075-5

定 价 /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外关系评论编委会

主 编 何亚非

副 主 编 张禹东 庄国土

编 委 会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逸舟 龙登高 朱 锋 刘 宏
李安山 李 形 吴心伯 张秀明
张应龙 陈文寿 金灿荣 施雪琴
楚树龙

编 辑 部 主 任 黄日涵

编辑部副主任 陈琮渊 张 行

编 辑 部 成 员 马博冕 张棋然 李丛宇 倪春丽

创刊辞

何亚非

后冷战国际战略格局重组及全球经济整合的态势席卷而来，掀起世界政治经济前所未见的变局，伴此全球联动效应，民族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地理疆域的限制缩小了，全球事务的重要性却与日俱增，任何一地的重大事件都可能对远在天边另一地产生深远影响。正是在此沛然莫之能御的时代浪潮下，中国扛起新型大国的责任，谱写着参与国际事务的新篇章。

2015年正值联合国正式成立70周年，也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更是中国—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一年。抚今追昔，谋求和谐发展之道是国际关系研究永恒的基调，但是局部矛盾和地区冲突则未曾远离，乌克兰内战、叙利亚问题及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等仍不断为全球治理带来诸多风险；冷战固然已于20多年前告一段落，但阵营间的围合对峙，却以不同面貌悄然存续，中南半岛政治变貌、中菲岛礁争端持续发酵，以及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也为区域和平造成许多不确定因素。作为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主要国家如何互动，深受世人关注。

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显见了一种把握当今国际局势的崭新视角及思路。“特色大国

外交”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根据自身发展规律推动对外关系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迈出的关键一步。“一带一路”战略倡导中国与外国共建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也是中国担负大国责任、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全球治理规划。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引起既有强权不必要的猜忌，甚至可能导致周边国家的误解。

风云变幻的年代，更需要创新思维及前瞻视野来把握局势脉动，学理分析、历史回顾，尤能鉴往知来，少走弯路。基于以下特色，《中外关系评论》的创刊，可谓及时、重要且必要。

首先，华侨大学为国务院侨办所属的知名高校，本着“会通中外，为侨服务”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推进华侨华人及国际关系研究，更会聚了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本刊的创立提供了骨干团队。本刊由何亚非教授担任主编，张禹东教授、庄国土教授担任副主编，同时邀得王逸舟、朱锋、楚树龙等知名学者出任编委会委员或学术顾问，皆为一时之选，阵容坚强；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手打造的学术品牌，也吸引了国内外学界硕彦提供新颖的高水平论著。

其次，以探讨中外关系为核心，聚焦于华侨华人、东南亚区域研究，势将在同类学术刊物中独树一帜。东南亚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更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华侨华人则是中国开展对外交往、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天然桥梁。东南亚尤其是华侨华人的聚居地，其可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文化影响力，将助推中外关系良性发展。因此，本刊坚持在研究国际问题和中国对外关系时，必须重视东南亚地区及东盟各国华侨华人所扮演的角色，彰显结合战略与理论、涉外与涉侨、立足中国、评论世界的学术旨趣。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高校如何扮演好

“智库”角色，为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建言献策，对当代中国的对外发展及国际关系研究，皆具有重要意义。《中外关系评论》尝试结合国际问题与中外关系研究，紧扣国际趋势，突出学术性和理论性，加强对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热点的情况介绍和分析评论的刊布，为相关学术讨论及政策分析提供平台。

发刊之际，兹缀此数语为记，盼学界先进及有志诸君，集思广益，共襄大业。

目 录

中外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 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 尚会鹏 / 3
- 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在亚洲重新崛起背景下的
若干理论思考 周 敏 著 郭 南 译 / 21

非传统安全与国际治理

- “修昔底德陷阱”再议：不对称建构与非常规解构 毛维准 / 43
- 探微美国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青年学者 左希迎 / 49
- 网络空间立法：外国实践与中国路径 檀有志 / 59
-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捕能力管理国际行动
计划”之研析 李永隆 高世明 / 72

“一带一路”研究

-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中国与印尼合作 高 鹏 / 93

“一带一路”构想下“命运共同体”的结构、特征 徐 亮 / 104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及其应对 谢婷婷 / 117

国际热点评论

中美如何在南海维系和平? 胡 波 / 127

日本“争常”路径变化及其背后的战略角逐 徐磊祥 黄日涵 / 136

从东南亚视角浅论中国与东南亚的现代关系 胡逸山 / 145

中外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

尚会鹏^{**}

摘 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中国视角，其背景一是中国的崛起和融入世界，二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局限性。研究国际问题突出中国视角，要建设新的框架和工具以此创造新理论。在新视角的基础上，有助于我们解读国际体系下中国的进路和困境等各种具体问题。

关键词：中国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体系

2014年初，华侨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现在的名称是国际关系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院，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我就按照这两个名字的组合设计了一个题目，叫《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视角》。这个题目的前面部分，与斜杠的前半部分有关，是“国际关系”的内容，后面部分，与斜杠的后半部分有关，是“华侨华人”的内容。我们研究华侨华人，从学术上来看，离不开国际关系这个大背景，因为“华侨华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中国人进入国际背景后才出现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不出国，不和外国人接触，就不存在什么华侨华人问题。从另一个方面讲，国际

* 本文是2015年12月8日华侨大学“华侨华人/国际关系名家讲座”第十五讲的讲演内容。

**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文化与国际关系、比较文化、印度社会与文化、日本社会与文化。

关系研究需要中国人（华人）的视角。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题目。我把本人这些年从事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做一些交流。

一 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要有中国视角

我们说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是因为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中国的崛起和融入世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面是中国的崛起，另一面是融入世界。中国30年（1978~2007）GDP平均增幅大于10%。现GDP总值达到10万亿美元（2014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2014年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成为净投资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380美元到2014年的7485美元，36年增长了近19倍；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4.3万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一。你出国就有体会。我到日本、美国出差，买外国产品带回国要动脑筋，因为一不小心，就买成“MADE IN CHINA”了。

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2014年达到1.17亿人次。与此相关的，就是海外消费2014年是1600亿元。日本每年都会选一个流行词，2014年日本选出来的流行词是“爆买”，指的是中国旅游团到那里去疯狂购物。2014年我到泰国普吉岛旅行，回来后我觉得今后再不去普吉岛了，因为感觉不是到了外国，而是到了咱们的秦皇岛！到处都是中国人，听到的要么是标准的普通话，要么是川音或者粤语。想找个外国人面孔，很难。我心里嘀咕：产品到处是“中国制造”，怎么人也都是“中国制造”？2015年中国手机用户达13.06亿^①，上网的人有2亿，互联网用户有6.49亿。这些数据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中国的崛起与融入世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产生了一个中国人的认同问题：我们是谁？中国是谁？“中国是谁”这个问题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认同；

^① 网络地址：<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1/26/920439vro.s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2月27日。

一个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认同，一个民族崛起以后也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如果是在封闭状态下，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比方说，中国几千年来处于朝贡体系下，中国是体系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我认同不成问题，因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朝贡体系崩溃以后，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状态，受世界列强的欺负，万事不如人，自卑，这就是一种对自我的定位和认同。现在富裕了，地位提高了，原来那种自卑的定位就变了，就需要新的定位，新的认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不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就像一只猴子，如果一直生活在猴群里，就没有自我认同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猴子。但是如果猴子跑到一个鹿群里，它跟外界接触了，它就会惊奇：我怎么长得和它们不一样？我是谁？现在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体系，就像一只猴子跑到了鹿群里，遇到了怎么认识自己的问题。

“中国是谁”问题的另一面，是世界怎么看中国，或者说世界如何平顺地接受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同样，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就不存在世界如何接纳它融入世界体系的问题，因为它是封闭的，它拒绝融入。中国的人口和领土规模，它的独特的文明，它最近几十年奇迹般的发展，它积极融入世界的态度，使世界不得不考虑怎么看中国、如何接受中国的问题。这里，出现了不少的误读和误判，比如，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中国不得了，它要威胁这个世界，这就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中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威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要完蛋，这就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崩溃论也是从几十年前就有了，但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崩溃。这两种极端看法反映出世界如何接纳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问题。像我刚才讲的，一只猴子跑到鹿群里，猴子会产生自我认同问题，而对鹿群来说，也产生了如何认同猴子的问题：咦，群里怎么来了这么个家伙啊？它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它的屁股怎么是红的啊？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同问题。解决“中国是谁”的问题是当前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的大背景。

研究国际关系需要中国视角,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局限性。倘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能够解释“中国是谁”的问题,那么,研究国际关系就不需要特别提中国视角了。我们知道现有国际体系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形成的,这个体系最早只包括少数欧洲国家。学历史的都知道欧洲历史上的三十年战争。欧洲人打了三十年的血腥战争,打得筋疲力尽。他们发现,再这样打下去,大家可能都要完蛋。于是,大家便坐下来,签订了一系列和约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后来扩散到全世界,演变成今天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在建立之初是没有非西方国家参加的,因此从本质上讲,当前国际体系起源于西方少数国家打交道的经验总结。学国际关系的都知道,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但是这些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国际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是它没有考虑非西方社会的经验,至少在体系建立之初是如此。这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诞生于美国,因此更准确地说,是以美国为经验产生的,或者说,现有国际体系是以美国为核心行为体建立的体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足以解决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如何被世界接纳的问题,所以,国际关系研究就需要中国的视角。

二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新的框架和工具

我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理论层面是研究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得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的规律性的总结;技术层面,就是研究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比方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有什么问题;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从整体情况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技术层面的多,理论层面十分薄弱,几乎可以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讲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

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很多专家，如中东问题专家、日本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等，发生什么问题，请专家来讲一讲，很热闹，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出境率”比较高，而做理论研究的就比较难“出境”。技术方面的专家，有很多确实是专家，但有的专家，我看是“砖家”，“拍砖”的专家，你别太相信。这个门槛不高，你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国际舆论，看看新闻，再上网浏览文章，你也能“出境”。听有的专家讲国际关系，还不如听北京出租车司机讲。你在北京坐出租汽车，司机知道的东西很多，好多比国际问题专家都专家。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比较难。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形成一种理论，需要一些条件。现在中国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者叫“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我对这样的说法持慎重态度，我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一般都要加引号，因为这些概念都没有经过学术的审视。就像现在中国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概念，对此我也持慎重态度。

新的理论流派的出现，最重要的是要借鉴其他学科方法，采用新的概念和工具。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都借鉴了其他学派的方法，比如现实主义学派借鉴了经济学的方法，建构主义学派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像亨廷顿、福山（我称他们是“文明学派”）借鉴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没有自己的方法。基于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如果要真正地建立一个新的、考虑了中国经验的学派，必须有自己的工具、方法和框架。目前，关于怎样建立中国学派的讨论文章很多，什么“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产生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考虑到中国的传统经验，必须考虑近代中国革命的经验”等等，这些话比较空。怎么借鉴？用什么方法和工具？没有说，那就等于没说。“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属于“政治正确”。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是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吗？如果不是，那光指导有什么用？怎么来指导？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突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寻求能够考虑非西方文明的经验的框架和范式。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乃至社会科学理论，没有考虑到非西方文明的经验，作为一个新的学派，必须考虑如何来容纳非西方文明的经验。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个人”、“社会”、“集团”这样的概念都是外来词。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个人”和“社会”这两个词最早是在明治十几年的时候出现在日本。日本人把西方“Individual”这个词译成“个人”。中国汉字里有“个”，有“人”，但没有“个人”概念。同理，日本学者把“Society”译成“社会”，而汉字里面“社”是一个含义，“会”是一个含义。这说明，社会科学的许多基本概念都是源于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我们生活中原本没有“个人”、“社会”这样的概念，只有类似的概念，说明我们不是“个人社会”。如果不在研究范式上有所突破，就无法阐释中国的文明经验。

一个有生命力的新学派的建立，还需要一个条件：它必须遵循独立的学术逻辑。它不排除阐释当前的某些政策的可能，但这不是它的本意，它不是为解释当前某项政策或某个政府的做法而产生的，因为政治上的做法是变化很快的，你如果只是为了阐释政策，永远不会有独立学派的出现。遵循独立的学术逻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软肋，因为我们很多搞学术研究的人，还没认识到学术研究是什么东西，就急于阐释当前某项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当年申请了一个什么“三个代表”思想研究，还得到了国家项目的支持，结果还没研究完，上面又有了新的提法。我不反对这样的研究，但社会科学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那么独立的学术研究永远也不会出现。

基于这三个条件的判断，我在国际关系研究如何突出中国视角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尝试引入心理文化学这门学科。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引入心理文化学，是想从打磨工具这种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这些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很重要。就像过河要有桥，要有船，做每一件事都要有工具。